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二十一回 陳膏芝居喪鬧賊 黃繡球開會談心

話說陳膏芝房裡，搬煙榻，尋人找東西，沸反盈天，夾著那唸經和尚的木魚聲音，奶奶、小姐們的哭泣聲音，執事夫役爭論賞錢的聲音，鬧得不清。畢太太、黃繡球、曹新姑三人趁此就抽身而去。一路上說這家人家，真可在晦氣頭上，出了這種大事，還裡裡外外的鬧亂子，好比如今的朝廷，內憂方起，外侮又生，外侮未平，內患更亟，做主人翁的只是昏天黑地，憑著他手下相信的人橫七豎八的做，他卻只顧把守著枕頭邊的箱子，不知道房門內，一直到大門口的器具物件，早已被別人丟了失了，竟其連大門外的產業，也忘記不管，只管那枕頭邊的箱子，豈不可笑？想來陳膏芝失去的物件，就是此類，所以他才那樣著急。黃繡球又道：「今天看見孝子，不看見孝孫，鑽在什麼地方？」曹新姑道：「出來的時候，我倒看見他，一骨碌從靈柩底下，草苫上爬起來，望孝幔外面走去的。我還疑心怎樣又有一個孝子，後來才記得是他孫少爺。」畢太太道：「這是承重孫的情境，才要陪著孝子，同睡在草蓆上，他怎麼也睡到草蓆上去？可見得他老子送入殮時，就鋪了草蓆吃煙，他去聞煙，煙迷了好半天，才爬出來的哩。」如此談說自去不提。且說陳膏芝夫婦二人，舞手跳腳，在房裡急著，喊那丫頭菱子，死也喊不到，各處搜尋了，沒個人影兒。一面叫別的丫頭老婆子，要搬牀上的煙具，到靈柩後頭煙榻上去，自己在牀上先摸那枕頭邊藏的一雙金鐲子，再摸也摸不著。陳膏芝便問他太太，陳太太道：「莫非已放在首飾匣裡？」忙開出櫥櫃一看，首飾匣也不見了，因此要尋菱子。尋得更急，一時間拔亂翻蛆，把幾個大皮箱都叫人一個個打開看了，內中卻一些未動，除了這首飾匣，看看竟像不少一件東西。想來想去，那雙金鐲子並未放到首飾匣裡，怕是掉落帳子外面，就叫人拆起牀架子，除下了帳子。只聽見牀頂上，帳頂上四角落裡，有多少悉悉索索的下來，都是瓜子殼、花生殼、核桃、桂圓殼、棗子核同些老鼠矢，末後還有一隻金耳環，一個銀煙盒子，撿起來掃開了，掃了又看，看了又翻，地板卻平平札札的，一無漏洞。點起洋蠟燭、保險洋燈，關上房門，細細的在房裡找尋。有個小丫頭，就說：「兩隻金鐲子挺粗的，不比一根針，瞧不見，一定要查首飾匣子，或者已經藏到匣子裡去。這都是菱姊姊經營的，想必他曉得今天人多手亂，預先收拾到別處去了。」陳膏芝夫婦，這才提醒了，分頭各自出馬，去尋那菱子。

陳膏芝到底看著一身麻衣如雪，不好走出廳堂以外。那陳太太，卻頂著一塊麻布，穿著一條麻裙，兩隻腳彳亍彳亍的，驚驚慌慌，各處走了一巡，口中還「菱子！菱子」的喊個不絕，把廳堂內外一班男客男僕，四面迴避，唸經的和尚們也伸頭縮頭的看。喊不著，又問人，問不著又喊，那裡來個影子？不覺的跑吃力了，就在二重門口廊簷上一張條凳坐下，號啕大哭。這一哭十分傷心，嘴裡不住的說道：「兩隻金鐲子，不過八兩重，匣子裡的珍珠頭面、翡翠金器，可就值一萬多呢。東西既不見了，人又沒有了，我也不要這性命。」一氣就奔到靈柩面前，亂碰亂嚷，哭的滾在地上。家下人一齊上前來勸，嚇得奶奶、小姐們都目瞪口呆，不能說話。

倒是那孫少爺說：「這必是菱子偷去逃了，我常時看見菱子面前。今天單單的沒見，不是他偷跑了，還有誰？」陳太太哭著，反罵那孫少爺道：「菱子是從來不出我的房門，你們冤枉他！我倒疑心你祖奶奶，沒有死的前頭，你老子把我這些東西就交給你祖奶奶，祖奶奶送張三、送李四的送完了。如今硬打發我丫頭躲開，栽在丫頭身上。你想，你祖奶奶，前回送人的幾百弔錢私房，不是從這些上頭出的，從那裡來？你老子還同我別氣。今日你老子，不交還我的東西，我可死也不肯干休！」說罷，索性在地上叉手叉腳的哭，哭得連煙燭都丟了，只見眼淚鼻涕，同個叫化婆一樣。陳膏芝在旁，聽得好不生氣，卻不能來勸，就問：「今日誰打發菱子到那裡去的？」大家都說：「已經到外面親戚本家當中，各處尋過，沒有人曉得。他卻從來實在沒有出過大門，這真奇怪得很。」說著，那本家老爺出一個主意，說：「現在天色已晚，大事總算過去了，今天事忙人多，外頭來的人，斷不能進太太的房。要偷這東西，除非是家裡人，保不定東西還未出門，何不關上大門來，搜上一回，再點點男女僕婢的人頭，除了菱子還少什麼人？」

其時女客，都已散完，連胡進歐也看得不耐煩，早已去了。此話一出，就撲通關上兩扇大門。本家老爺幫著陳膏芝父子，帶著幾個家丁，穿房入戶的一搜，整整鬧到二更以後，全無影響。男女僕婢，自菱子以外，也不少一人，只有多幾個出來。這一夜大門就不曾開，關著幾個和尚念倒頭經，太太、老爺也就哭鬧到五更天，方才略定聲息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去報了地方官。地方官馬上來踏勘，說：「一定是這丫頭偷跑，總得有個接應同逃的。」問問這丫頭，又都說平常不出太太的房門，怎會有人同他接應。官說：「這莫非是大仙，連人帶物的攝了去了？」太太遠遠的喊道：「什麼大仙，是我家人支派了那丫頭躲開，把東西早就消滅了！」那官聽得詫異，只說回衙派捕快去查，打道而去。

這裡太太、老爺又鬧了半天，老爺沒法，果然拜起大仙來，叩頭許願，終久無影無蹤。這日家丁當中，卻又少了一名，叫做趙喜，就是跟本家老爺去買棺材，問益大錢莊要錢的那個，也是一天不曾見面，不知去向。有人看見，說：「清早開大門，送和尚出去的是他。」於是又大驚小怪，鬧得個雞犬不安，把這新喪的事，倒全不過問。不要說孝子孫孫祭奠哭泣，連靈座上一幅真容，都沒得掛，白蠟燭只點得半段頭的一支，其餘更就荒涼慘慘。大概是上下人等，鬧昏了，嚇昏了，無從問信，做書的也只顧得一邊。當下陳膏芝聽說又不見了趙喜，疑到他是與菱子接應同逃，卻比菱子遲一天才不見，很不明白。太太聽了，倒像心上一楞，沒得話發作出來。陳膏芝便問：「太太，你看如何？可不是那忘八羔子，騙了菱子出去的麼？」太太道：「是便是，你打算怎樣呢？」陳膏芝道：「丫頭雖不見了兩天，趙喜是今早才不見的，一定他藏了丫頭，在外面等他同跑，跑的一定還不遠，無論是船是馬總追得著。快些請官衙裡出差四面兜拿，並飛移鄰境，一體探緝。」說過之後，依事而行。

隔了幾日，已是頭七，那親親眷眷依舊送禮慰問，絡繹不絕。女學堂同志數人，如文毓賢、徐進明、吳淑英、吳淑美以及畢太太、黃繡球諸人，卻連日聽說陳家的乖謬離奇，反只在學堂中另設了陳老太太的記念，商議另揀日子，開個追悼會。就接著要開辦兩邊的學塾，不去問陳家的信。只有李太史的夫人李振中，同是縉紳門戶，胡進歐是叫名姑奶奶，不能不到，但也只自把耳朵聽著，眼睛瞧著，不管那話把戲。當日第二次報案之後，那官府是否替他出差訪查，是否趙喜串通了菱子偷跑，暫擱後敘。

轉眼之間，又到滿七。就在滿七那天，是開弔日期。因為陳太太氣得像瘋了，陳膏芝也氣得病了，預先任什麼沒有料理，只隨便發了各處的訃聞。開弔這日，只有一場經懺，門前的喪亭、吹鼓亭，燈彩天篷，一些兒沒得，冷冷清清，很不成個樣子。來弔的人倒卻也不少，看此光景，各有各的議論，浮文不提。惟獨那本家老爺，穩穩篤篤，賺了一筆棺材錢，益大莊上的事，始終陳膏芝家無人曉得，都因有此一鬧，鬧得陳膏芝並沒有在喪事上，要整百整十的用錢，取錢的經折子，並沒有拿出來，逃的人也沒有偷得去。益大莊上同那本家老爺，各自心虛，幸虧話未通天，免遭禍累，也就不敢再出頭下手。

陳家開過了弔，其時已將近九月重陽，那女學堂同志的追悼會也開過了。開追悼的會這天，除了黃繡球、前回所發知單六七人之外，還有那報名的女學生當中，牽三搭四而來，很有興會。內中先由胡進歐演說那陳老太太的一生歷史，後由黃繡球演說陳老太太贊成這女學堂的一片美意，卻預先約定不講他死後的一段怪事。末了由文毓賢宣讀祝辭，文毓賢還做了幾首樂章，在會飲的當口，請大家歌唱起來，無不歡欣感歎。剛要散會，只見一個女孩子，拖著光光的辮子，大手大腳，趕理來看，大有個來遲不及之意。畢太太對黃繡球道：「此人面龐怪熟的，像似在那裡見過。」胡進歐回頭看道：「這是薛家的丫頭櫻兒，不是說想考女狀元的麼，怎麼忘了？」因問櫻兒：「你怎樣一向不見？陳老太太病故，你家奶奶怎樣也不去一趟？今日你是怎樣曉得了來的？」畢太太、黃繡球才記著他，是陳太太乾媳婦身邊的那個丫頭。想起他考女狀元不考女狀元的話，著實同他親愛，就拉他坐下。

那櫻兒便道：「我家奶奶回娘家去了好些時，我因為病著，沒有同去。陳老太太病故，我家是知道的。那幾天我病得正凶，今年自夏天到如今外面病症很多，就總沒個好大夫。」黃繡球道：「早不曉得，早曉得了，這位畢太太就是女中扁鵲，我家王老娘同

衙門裡的張先生不都是看好了嗎？」櫻兒道：「怎麼陳老太太的病不去一看？聽得說他那病是他媳婦太太嘔壞了的，年老的人，嘔不起，想來也是難醫的，怪可憐他老人家，一生厚道，常時勸我們要學好，要識幾個字，不可光會學燒茶煮飯、做點粗針線笨事情，就可算能幹女人的。只是那陳大人一家，除了這位老太太，都胡裡胡塗，真可惜了。諸位奶奶，可是今日在這裡供著他老人家？怎樣不請他老人家一張照片來掛著呢？」胡進歐道：「還講照片，連白都沒有揭一張，靈面前空空的，並不曾掛個真容。」櫻兒道：「這是陳府上的家風不用的麼，不應該連這個都沒有。」大家便說：「陳府上老太太死過，還出了一樁大事，你可曉得？」櫻兒道：「聽說為著在錢莊上拿錢，他家趙二爺打壞那錢莊上的東西，可就是這樁事？大不了賠點錢出來，買還東西罷了。」大家又道：「事情更大著呢，你竟不曉得？」於是從關至尾的一說。

櫻兒聽完了，瞪著眼一聲不響，只說：「啊唷唷！有這大的奇事？」一看壁上掛的自鳴鐘，已到五計，急於要走，問：「這個學堂幾時開工？等開工的那天，我還要來看呢。」大家笑他這開工二字，說：「到開工的日子，你來看著，要學個什麼手藝？」櫻兒道：「我有什麼功夫來學手藝？求著諸位奶奶，央請我家奶奶放我每天來一趟，識幾個字就好了。」大家說：「好的好的，容易容易。」櫻兒便笑嘻嘻的向各人告辭出去。

黃繡球又追出喊住了他，說：「今晚你可再請一個假，到我家裡去走一趟，或是你回去先講明瞭，我打發人來領你。」櫻兒答應：「使得，橫豎晚上無事，我自己坐乘小轎來罷。」大家見天色靠晚，也都要散，說：「開學定在十月初一，還有二十幾天日子，我們還可聚議兩次。」黃繡球道：「記得去年九月十五，我才碰著尼姑，看看今年又到九月十五了，尼姑已變了奶奶，這學堂還是得了兩個尼姑奶奶做成功的，論起來還該在這堂裡設一桌盛席，請請王老娘、曹新姑，就算補行中秋慶祝會。那陳老太太在天之靈，必定也喜歡贊成的。」大家一齊拍手稱妙，說：「如此再隔個十幾天，或是竟到十一月初一，索性多辦幾桌酒，請請姊妹們、學生們鬧熱一場。」曹新姑當時也覺得高興，等散回來後，告訴了王老娘，自然也一般快樂。

上了燈不多一時，櫻兒果然來到，循著俗禮，給大家請安。黃繡球一手拉住，說：「這個禮，從今以後，我們用不著。」又略略的說其所以不應用這個禮的原故。正說間，畢太太也從張家打了轉身過來。黃繡球便問櫻兒：「方才講陳府上的事，你瞪著眼，像要說不說的，必定有個道理，我所以請你來想問一問。」櫻兒笑道：「奶奶問這個麼？他們失東西，跑掉了人，我真可一毫不知。只曉得那菱子在他太太房裡最是得寵，一天到晚的，總不離房門一步，卻平時他太太瞞著老爺，要叫菱子到什麼首飾鋪裡、裁縫鋪裡去，都在早上一家子沒有起來的前頭，溜個一趟。先頭都是那趙二爺領路，後來熟了，趙二爺可領可不領，回來的時候，都從二門上一條弄堂裡，穿到廚房，端著一盆水進至上房。上房裡別的丫環、老婆子，只當是他起來端臉水進去。一個月也只有幾次，那個關心？卻不知菱子同那趙二爺，早就有了那個。」說時把臉一紅，低下頭去，格格的笑。又說道：「有一天，陳太太因為打發他出去之後，又追上去交代他一件東西。可巧他同趙二爺，打皮殼兒，被太太碰穿了。太太也不說明，就自此不打發他出來了。這已是兩年前頭的事，我也聽見我家奶奶講的。我家奶奶前兩年沒有出嫁的先頭，一直住在陳家的呀，這回怎麼就趁老太太才斷了氣，下此毒手？真算喪盡良心，不害臊、不要臉。看他就是同趙二爺出去，做上野夫妻，生出孩子來，也一輩子沒得臉見人。況且既是報到官府大老爺那裡，怕他遲早也跑不了。」大家聽了，知道此事是這兩人所做，一定無疑。這回怎樣的逃法，櫻兒真也不知，不往下問。談了些別事，叫櫻兒十月初一來吃酒上學。到我們這裡上學，等你奶奶回來，一說包管答應的。櫻兒歡喜不迭，仍復去了。

黃通理出來，對著一班人道：「聽聽這陳家的事，可都不是治家無法，才弄出這些弊病。現在官紳讀書人家，真是畢大嫂子說得好，慢說像陳膏芝這種一家大小埋在鴉片煙灰裡，事不足惜，就是尋常的門戶，只要沾著一些兒富貴氣，總有多少驕奢淫佚的笑話鬧出來，這無非是不講家庭教育的道理。那偷偷瞞瞞的事，又無非從家庭壓制上來的，有了壓制，才生出欺詐之心。我們中國三四千年以來，各式各樣，都吃了這個虧。如今陳膏芝這一家的事，不過是個影子，放開說起來，就說不盡了。」黃繡球道：「是呀，是呀，真真不錯。我也有幾句亂談，又是我近來體驗到的，要請教於你，看可有什麼進步？」說著去倒了一碗茶，旋起了燈，拉著畢太太坐近書案邊，待要開口，做書的此時也去倒茶，攔住筆不曾來得及，記就記在下文了。看官請看此書第二十二回便是。